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马如森

著



中 或 笈 香

黄山书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或笈香

馬如森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篆书/马如森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6.12

ISBN 978-7-5461-5661-3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篆书-书法 IV. ①J292.1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1396 号

中国篆书

马如森 著

策 划 李 旭

责任编辑 汤吟菲 刘 春 周挺启

责任印制 李 磊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南京华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780千字

印 数 1000 册

印 张 46.5

书 号 ISBN 978-7-5461-5661-3

定 价 320.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hs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序

读罢马如森教授新著《中国篆书》这部散发着墨香的手写影印书稿，不仅浸透着马教授深厚笔墨功力的字字珠玑令我心旷神怡，陶醉于艺术美的享受，而且书中不少全面而深刻的关于篆书的系统论述，也使我耳目一新，获益匪浅。作为大著的最早一批“先”读者，把我读后的初步感受写出来，或将对广大读者认识这部《中国篆书》的价值之所在，及对读者今后从事篆书研究和创作的深远指导意义，将会伴随岁月的流逝而愈益显示出来。

这部《中国篆书》，堪称是近年来首次从理论上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篆书，并给大篆进行科学分类的皇皇巨作。该书不仅全面阐述了篆书的概念与分类，即大篆、小篆，而且明确的把大篆细分为“契刻字篆书”“铸范字篆书”“刀刻字篆书”“石鼓刀刻字篆书”“钟字篆书”“鸟虫字篆书”“玺印封泥字篆书”等类项，又经过本书“三、中国篆书的分类”如此一番高屋建瓴的条分缕析，就把小篆以前的先秦各种古文字纳入了篆书的总体系之中，并使各得其在书法史上明确的位置。

应该说，《中国篆书》上述有关篆书的深刻论述，对当今不少的篆书爱好者及篆书书法家是很有启示意义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少人对确切的篆书涵义及范畴是不甚了解的。我有不少甲骨书法界的朋友，对一些全国性的书法组织或书法大赛上，把甲骨书法列入“篆书”类很不理解。出于对甲骨书法的热爱，他们总想在当今篆书书坛中另立门户，把甲骨文列为与篆书并列的甲骨书法序列。为此，他们不仅大力鼓吹，到处游说。还不止一个人，也不止一次地鼓动我写文章“表态”，即专论“甲骨文书法不应纳入篆书类”……为了回答这个长期困惑甲骨书法界的这一问题，我在2010年写的一篇《序》中，曾进行了如下论述：

小篆（包括大篆）是名副其实的狭义上的篆书。而上溯简帛文、金文、甲骨文等篆书，应是与小篆不尽相同的广义篆书了……（《王宇信甲骨文书法论序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又论证说：

《说文》云：篆，“引书也”。清人段玉裁注说：“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因而李斯所作曰篆书，而谓史籀所著曰大篆。既，又谓篆书曰小篆。其字之本义曰引书，如雕刻圭璧曰缘……”（同上，第91页）

并进一步论证说：

刻即琢，秦小篆以前的文字，诸如甲骨文是用刀琢刻龟甲、兽骨，而金文是用刀刻琢陶模再翻范铸造而成。简帛文字用笔字书在简或帛上，即“引笔”而成。因而甲骨文、金文、简帛文从其琢刻、引笔成字来说，是广义篆书……（同上，第91—92页）

近年，甲骨书法界的朋友们，虽然承认并接受了甲骨书法在篆书中的定位，但仍忙于甲骨、金文书法的创作和笔法的推敲，还是无暇从理论上深究甲骨、金文等在广义篆书中的地位及其在篆书不同类别中固有的特点及区别，这对于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书法创作水平的提高，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

近见一部宏篇巨制《篆书**》，当今书协主席、书坛泰斗和我国当代三十多位书法名家，“都纷纷挥毫、泼墨”，为其“题写书名、书签，或写序、作跋”，可谓这部大著“本身就是展示我国书法界名家名作的平台”了！我也参与其中，在评价此书“用枯笔写就”的“篆书”时，推崇其是对“传统篆书玉筋笔法的颠覆和创新”，但也不免对书法界的热捧心生疑惑，发出了此大著或“代表了书法界对篆书发展方向的首肯和期望欤？！”之问。（参阅《王宇信甲骨文书法论序集》，第93—94页）；近日，又见另一部名为《甲金成语×××例》著作，虽然书中所选成语内容较精并颇富教育意义，但我还是在为其所写的《序》中指出：“甲就是甲骨文，金就是金文，而‘甲金文’统称表明作者本人也分不清自己所写的何者为甲骨文，何者为金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当前不少古文字书法家，在篆书的理论和认识方面，修养还很不够，因而在忙于创作实践的同时，很有在理论方面大力补课的必要。

名不正则言不顺。无论是前一阶段有轰动效益的《篆书**》，还是近期的较

精湛的《甲金成语 × × × 例》，虽然二书所冠的“篆书”“甲金”字样使人产生神秘感，但书中的书法作品既缺乏甲骨文雄伟、劲峭的笔力，诸如“甲骨之王”《合集》6057、“甲骨之公”《合集》10405、《合集》137等大版的韵味；也没有传承出金文的凝重、典雅，诸如《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矢人盘》《毛公鼎》等经典法帖的风格。“甲金文”非金非甲，“篆书”篆的远离甲骨、金文、石鼓文、小篆书体，更不用说与经典法帖《大盂鼎》《毛公鼎》的距离了！因此，弄清篆书，特别是广义的篆书和狭义的篆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提高甲骨文、金文、战国玺印文等分门别类的篆书书法水平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不仅如此，《中国篆书》还进一步在《中国篆书读帖篇》章节中，为读者选出了《大盂鼎》等被金文书法界奉为经典的四器法帖作临摹范本，并对每一件铭器都作有综述、释文、注文、译文，从而使读者能《读懂铭帖的全文》，在掌握这些铭器文字的基础上，领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认真“读帖”的同时，认识《金文形体结构的特点》和《篆书的书写规则》，再体味和领悟《中国青铜四器铭文书法临写要领》，就能步入中国篆书之一类——青铜铭文临写的佳境。

马如森教授不仅在篆书理论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他多年探索的心得，而且还把理论付诸实践，即在《中国篆书临写创作篇》中，展示他较高造诣的书法艺术水平。这里面既有他惟妙惟肖、出神入化的《大盂鼎》等金文经典法帖的临写本，还有他爬梳整理、精心遴选经典四器中的文字，创作出的四言、五言、七言、八言、十言组字的金文书法艺术精品。马如森教授的这些作品，堪为原汁原味的篆书金文，代表了当前金文书法的书写水平，并将引领着篆书金文书法前进的正确方向！我相信，篆书金文书法爱好者将从这里受益，并从这里走上篆书金文书法的康庄大道！

此外，《中国篆书》中还有不少提法也颇有启示意义，诸如书中将中国古文字中的甲骨契刻字和金文契刻字范铸篆书字体，首次命之为“正宗文字”的全新提法。又如本书《史籀篇疏证补释篇》将篇中223字制成《史籀篇单字形体承延图谱》，展示了籀文上承和下延的文字关系，增加证实依据，并以古文献以及铜器铭文真实材料为证据，得出“籀文”确实为史籀所书，而且史籀确为中国最早的篆书书法家的论断。而本书用《大盂鼎》等经典四器铭文字体研究篆书，在国内外也应是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总之，《中国篆书》内容丰富，理论性强，论述深刻，对篆书创作和发展颇

富指导意义。不宁唯是，此书提出以文字结构分解组合方法来确定篆书的书写规则，再从读《大盂鼎》等四件金文经典法帖入手，为我们创作出《四铭器文集联》和《名言选录、集字和篆印》等篆书“出帖”的书法创作样板。全书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因而对初学者来说，可操作性极强。《中国篆书》将使更多的篆书书法爱好者从此度得金针，并经过刻苦努力，步入灿烂的中国篆书书法的堂奥！

让蕴含丰富中华文化基因的古文字活起来，使广义的篆文——甲骨、金文、石鼓文、玺印文等和狭义的篆文——小篆，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宏伟大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让更多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篆书精品涌现出来！

我竭诚地向广大篆书爱好者推荐这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王宇信

2015年11月6日于北京方庄寓所入帘青小庐

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鼓励、希望与指导

李学勤序《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

东北师范大学马如森教授出自著名学者孙晓野（常叙）先生门下，上承罗王学脉，于甲骨金文造诣甚深，多有著述。日前承他寄示新作《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书稿，嘱我写几句话。追忆 1992 年，他所著《殷墟甲骨文引论》书成，有胡厚宣、孙晓野先生撰序，我也厕身其间。荏苒近 20 年，马如森先生将三篇序移录于他这部新作，而胡、孙两先生都已过世，念此不禁感怀系之。

马如森先生这部《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冠以“甲骨文概说”“金文概说”，发凡起例，作为读者入门阶梯。然后列举有代表性的甲骨九片、金文七篇，循字逐句，细加论析注解，附以语体译文，其深入细致，不厌其详，可谓前所未有的。书末还为学习书法者着想，附以精美的临写作品，以作示范。全书设想之周到，工作之详密，体现出马如森先生长达十年的功夫，很值得读者品味。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马如森先生这部书的内容，充分反映了他多年治学谨慎稳重的特点。我认为，这对于初学的读者特别有益。几年前，为纪念王国维先生，我曾有一篇小文登在《中华读书报》，说到王国维先生强调“阙疑”的精神。1924 年，王先生为容庚先生《金文编》作序，开篇便讲：“孔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许叔重（慎）撰《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至晋荀勗等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隶写之，犹此志也。”至于后世学者，每每失之穿凿，强不知以为知，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正是我辈晚学所应力戒的。

注：李学勤（1933— ），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著甲骨文知识的普及性读物，更应该如此，向读者介绍的须是已为学术界公认的见解，而不宜一味求新，因为在当前学术繁荣的条件下，新说层出不穷，却不是都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介绍公认的知识，并非保守陈旧，而正是稳当矜慎的表现。实际上，细绎《甲骨文拓本精选释译》这部书，大家都会对作者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力有明确的印象。

成语说“金针度人”，是我们都应感谢的。相信这部书的问世，会吸引更多读者对甲骨文产生兴趣，并由此登堂入室。

李学勤

2010年9月7日

胡厚宣序

时光过的真快，我学习甲骨文字，不觉已是 60 多个年头了。回想 1928 年我中学毕业，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1931 年升入本科史学系。那时蒋梦麟任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从广州迁来北平，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当时史学系名教授很多，傅先生自己和史语所的几位研究员，还都在史学系兼课，傅先生开“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另外唐兰先生还教过“古文字学”，商承祚先生也教过“甲骨及钟鼎文字研究”。燕京大学有容庚，辅仁大学有于省吾，清华大学有吴其昌，也都研究古文字、教古文字学。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研究古文字，还经常收到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他出版的甲骨金文新书，并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加以评介。当时除了王国维已经逝世，罗振玉正在东北投奔“伪满”之外，其余所有的一流甲骨学者，几乎都集中在北平。而且还组织有考古学社，经常在中山公园水榭聚会商讨。甲骨文研究，可谓盛极一时，非常活跃。

可惜那时条件终归还是有所局限。首先是甲骨文发现虽然已经多年，出土材料也有不少，但发表的材料并不很多。孙诒让《契文举例》，所根据只不过《铁云藏龟》一书，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所根据也不过《铁云藏龟》《殷墟书契》和《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等几种著录甲骨的专书。到 1934 年孙海波出版《甲骨文编》，所根据的资料书，也只有八种，才 6417 片。

那时机关所藏，往往列为珍品，私人藏家，又常秘不示人，发掘出土的材料，

注：胡厚宣（1911—1995），著名甲骨学家。发表、出版有《甲骨文合集》等论著 170 余种。

迟迟不能发表，学者也难以使用。对青年来说，书卖得很贵，不要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买不起，就连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要买也不容易。《殷墟文字类编》，同学买可以六折，《殷契卜辞》，同学买可以优惠对折，但还是贵。两本薄薄的《邶中片羽》，售价就要银洋20元，对青年学生来说，真是望书兴叹。依赖图书馆，藏书又不定齐全。只好靠抄抄写写，少慢差费地去进行一些研究工作罢了。

1934年北京大学毕业，我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先参加发掘殷墟，后整理殷墟出土的两万多片甲骨文字，条件总算不错。但对其他各机关单位所藏，不得而知，对于国外所藏，所知更少。也还是难于彻底地大搞科学研究。

60年后，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弄清楚了几十年来，甲骨文材料，发现的确不少。据1984年的统计，在国内有99个机关单位，47个私人收藏家，共收藏甲骨97611片。在台湾和香港，有9个机关单位，3个私人收藏家，共收藏甲骨30293片。在国外有12个国家，共收藏甲骨26700片。合国内国外，公私收藏甲骨，共154604片，举成数而言，可以说全世界共藏甲骨15万多片。

值得兴奋的是，这些材料，除了最近发掘出土的甲骨还在整理之外，其余重要的绝大数的甲骨都已发表，极方便学习和研究的使用。我曾有《90年来甲骨文资料刊布的新情况》和《详细占有甲骨文资料的大好时机》两文，就是谈论的这一问题。

1967年日本岛邦男氏根据65种著录甲骨的专书，以164个部首，分字分辞，按原文字形将所有甲骨卜辞条列于下，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综辑甲骨文字的工具书。在今日看来，虽收书不够完全，但对学习研究还是极为方便。

还有从1961年到1983年，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集中了十多位年轻同志，总合180多种著录甲骨文的著作和近20万片的甲骨文拓本，以及好多从没有著录发表过的甲骨文资料，经过辨伪、去重、拼合、换片、例聚、精选等一系列的科学整理，最后分期分类编成并出版了《甲骨文合集》一书，十三巨册，共选收甲骨41956片。关于释文和来源表早已编完，正在印刷之中。关于《合集》补正及续出各书，将编为《甲骨文合集补编》，这样就可以说真的集了甲骨文资料之大成了。

今天研究甲骨，就不会再像我们以前那样，千方百计地去找寻那100多种零零碎碎著录甲骨的专书；也不会再像我们以前那样，想尽一切办法，去搜索那尚未发表的实物和拓本。我在好多场合，曾对一些初学的青年朋友们说，你们今天

研究甲骨，真是太幸福了，首先解决了一个资料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现在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就特别多了起来，尤其是1978年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社会安定团结，新的甲骨文作家，风起云涌，好多青年学者都能写出专书和饶有创发的论文。

1978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先后1978、1979、1980、1981、1984、1986、1988、1990，在长春、广州、成都、太原、西安、长岛、太仓等地，共开了八次大会，出席从51人到148人，论文从33篇至123篇。1984年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先后1984、1987、1988、1989、1991，在安阳、洛阳，共开了五次大会，出席人数从107人到135人，论文从60篇到109篇。两个会议成员，除了一些老专家之外，都以中青年居多，论文中大部分都是有关甲骨学和商代史的著作。

1952年1月我出过一本书《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统计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新中国成立这50年中，甲骨文的作家本国人230，外国人59，共计289人；论著专书148，论文728，共计876种。1991年12月濮茅左同志出有一本《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统计了自甲骨出土90年来的论著，除了目录、序言、凡例和附录之外，单是论著目录就有561页，我没有数清共有多少作家，粗粗一算，连重复的论著在内，有著作总数就达几千上万条之多，约为前50年的10倍，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

因为初学的需要，一般总论介绍的论著，就应运而生，除了一些论文之外，专著像肖艾的《甲骨文史话》（1980），孟世凯的《殷墟甲骨文简述》（1980），吴浩坤、潘悠的《中国甲骨学史》（1985），王明阁的《甲骨学初论》（1986），范毓周《甲骨文》（1986），陈炜湛的《甲骨简论》（1987），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1989），不一而足，而且非常畅销。

另外像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1985），林沄的《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1988）和陈世辉、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1988）等书，也都涉及了甲骨文的研究。

又有像孟世凯的《甲骨学小辞典》（1987）、崔恒昇的《简明甲骨文词典》（1992），以及在《甲骨学文字编》《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以后重新编辑的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1970）、高明的《古文字类编》（1980）、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1988），都是学者应该参考的著作。

1989年岁末，东北师范大学马如森先生持吾友孙晓野（常叙）先生手书及大

作《古文字论文集》复印稿，嘱为撰著序文，老友盛情，极为可感！如森先生并有自著《殷墟甲骨文引论》（今修订再版改书名为《殷墟甲骨学——带你走进甲骨文的世界》，编者注，下同）一书亦请为写一序。余固辞不获，乃匆匆命笔草此序文。

如森先生《殷墟甲骨文引论》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甲骨文基本知识，由甲骨文之发现、收藏与著录，谈到甲骨文研究方面之主要问题，如甲骨之来源与占卜之方法，卜辞之分类与内容，以及缀合、断代、文字、书法，等等，都予以详细之解说，条分缕析，颇有创发，并附有图表，以资参证。下编选甲骨文中 1056 个可识之字，从形、音、义方面加以简释，并附有辞条，以为说明，并有笔画查字表及汉语拼音索引，尤为方便。

我认为在目前甲骨学研究普遍展开的情况下，这是一本好书，对语文工作者，尤其对于中青年学者初学甲骨之人，是一本非常有益的著作。

故乐为之介绍。

胡厚宣

1992.7.22 北京

孙常叙序

马如森同志《殷墟甲骨文引论》书成，求序于予。予观近就谈文字者，每谈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之，以为有进一步是正之者，原语言文字发展之大概，就先秦文字而说之。盖先秦文字分真假文字——所谓“假文字”，指图画文字，而真文字指能按语言的语序，逐词逐句，以记录语言之真字。而甲骨文字适当于初期文字，易于对照，随以论文字之发端。

汉语词汇书写形式学是汉语文字学。它和以汉字形体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字形体学”是不同的。因为它不是就字论字的字形学，而是从字与词、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研究古今汉字的本质、起源、写词方法和发生发展客观规律，为研究古文字和汉字改革探索新的道路。

汉字是历史的，前后既有传承，古今又有区别，不能就其发展中的某一阶段来概括全程。大体上可分作两大段：先秦文字和秦汉以后的文字。这种相对地区分，并不意味着割断它们的历史联系，不影响它们都是汉字。

今天这里要说的，只是先秦文字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古代汉字的本质、起源和写词方法。

一、古代汉字的本质

汉语文字学者，往往是从形、音、义三方面来研究汉字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三者是汉字的三个要素。

注：孙常叙（1908—1994），著名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著有《中国语言文字概要》《钟鼎铭文通释》等。

我认为这种看法，对古代汉字来说，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认为古代汉字不是由形、音、义三个各自独立的股合成的。它乃是古代汉语词和它的书写形式的对立统一体。也就是说，字是词的书写形式，而词是字所写的内容。

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观念由来已久，是汉语和汉字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产物。在先秦时代，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如此的。那时，还没有现代汉语“词”这个名称，而是把它叫做“名”的。写出来的“词”也是用“名”来计数的。“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仪礼·聘礼》），说明当时在人的思想中，并没“字”的观念，认为他们写在书面的语言单位，依然是“名”——“词”。写“名”的动作叫做“书”，写出来的笔画结体叫做“文”。从春秋时代人的“名”“字”关系，可知由“名”生出来的，用以代替原名，和原名起同样作用的东西叫做“字”。

“字”是“名”的另一表现形式。“文”和“字”都是就“名”来说的。用现代汉语来说，它们都是从写“名”（也就是写词）而得名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从写“词”而得名的。

语言在发展，先秦书面语言，到汉代，在口头语言的差距已经使典籍中好多语言，特别是它的“词”，非加以注解说明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训诂之学随之而生。

书面语言特点，限定人要了解它就必须识字。怎么写，怎么读，怎么解，这一系列的语文生活实践，逐渐地形成了“字形”“字音”“字义”观念。“字”和“词”的关系随之淡漠下去。语言继续发展，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差距越来越大，形、音、义三个观念遂被稳定下来，终至使人只知有“字”，而不复考虑它的“音”和“义”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要取消这三个名字，而是说研究汉字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如果用汉以后的观念来遮住视线，是不可能看到它源头和实际的。

说到这，无妨观察一下所谓“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关系：

形与音相结，其性质近于乐谱上的音符；

形与义相结，其性质近于道路上的交通标志；

音与义相结，从语言来说，是词。

以甲骨文“车”“马”（原文是甲文字形，见附字形表“1”“2”——编者注，以下同）两字为例。

用现代汉语来读，前者是 chē，后者是 mǎ。前者是一种乘物，而后者则是一种动物。它的字形反映了这两种客观存在在人头脑中形成的表象特征。见“车”（甲文字形“1”）说“车”，见“马”（甲文字形“2”）呼“马”，字形是和词相连的。如果把这两个字形去掉，而只说 chē、mǎ，还可以收到同样效果。这个“音”“义”结合体是词，而不是别的。可见所谓“字形”“字音”“字义”不是三足鼎立，而是词和词的书写形式的对立统一。

字音是词的语音形式，而字义是词义的内容。这是一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字形是词的书写形式，而词是字所写的内容，这又是一个对立统一。

字是词的书写形式。就先秦文字来说，这应是古代汉字的本质。

把古代汉字的本质搞清，然后才有研究汉字的起源、写词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等等问题的基础。

二、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起源问题，有种种说法。这里不能一一去说。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不能见到原始社会器物上所画的人或物的图形，即使可以指出它画的什么叫出它名字，也不能贸然地判定那时已经有了文字。我们不能看到一个孩子能画出“龟”或“龟”（见附图形表“3”“4”），其形和甲骨文相同，便认为他已经有和殷周时代相同的文字。事实上许多尚无文字的民族，也都早已有图画事物的能力。

至于有“图画文字”的民族，他们是不是已经有了文字？

这就涉及“图画文字”是不是文字的问题。

判定它是不是文字，须要明确什么是文字。

文字是写词记言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汉语，就汉语来说，要看它能不能按照语序一个词一个词地写话记言。能，便是文字；不能，那便不是。

从我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已经发现的“图画文字”来看，它们都是画图示意，而不是写词记言的。“写意”而不写话，并不是文字。“图画文字”和文字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交际工具。

但是，“图画文字”的画面一般是用两种图形组成的。一种是事物图形，一

种是符号。它的图形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人们是可以见牛呼牛，见马呼马，见图知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不是文字？

问题在于它们只能勾画有形可画的词，对于那些无形可画的词是没有办法的。因此它没有按照语序写词记话的能力，只能用事物图形和符号的形象、位置、关系来表示某事某意。

见图知名是“图画文字”作图人用以示意，解图人据以言事的基础。这一部分形、名相连的事物图象是蕴毓在“图画文字”里的新质要素。

“图画文字”只能示意而不能写话，同一画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任意性比较大。作为交际工具缺陷是很多的。

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奴隶主为了他们的阶级统治，奴隶为了反抗他们的统治，记事记言都需要精确不移的语言记录。“图画文字”不可能完成这种任务。

为了寻求新的记言方法，在“图画文字”蕴毓着的看图知名，形名相连的写词因素的基础上，利用同音词关系，借有形以写无形，发明了“象声写词法”——借用别的词的图形来记这个无形可象之词，从而使蕴毓在“图画文字”中的新质要素发生质变，变成词的书写形式，创造成可以用来按照语序写词记言的真正文字。

原始汉字是作为一种写词记言的成套的书写体系建成的。

象声写词法是凿破混沌的开山巨斧，它开始废弃了画图示意的“图画文字”。

原始的汉字体系是以象形（物形）、象事、象意、象声四种写词法建成的。

原始汉字创建的时代，从殷墟卜辞看，至晚在夏代后期。因为“商代先公和先妣的庙号，自二示（亲壬、示癸）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①

三、原始汉字的体系及其基础

从“图画文字”质变而成的原始汉字是以形象写词法形成体系的。形象写词法规定词的书面造形，而象声写词法也是在形象写词法的基础上成立的。

这种文字体系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

（一）形象写词法所勾画的事物形象是它所写词词义中反映客观事物的表象

^① 于省吾：《释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见其《甲骨文字释林》。